

越 剧

花烛泪

胡小孩 谢枋 天方

浙江人民出版社

I 236.55

491.2



越 剧

花 烛 泪

胡小孩 谢枋 天方 编剧

赠 嘉兴图书馆

天方

1994年7月天方

浙江人民出版社

花 烛 泪 胡小孩 谢枋 天方 编剧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64 印张1.125 字数36,000 印数00,001—3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332 定 价: 0.11 元

剧 情 简 介

故事发生在古代浙江境内曹娥江。

那年，山洪暴发，浊浪翻滚。孤女白玉凤随波飘浮，碰着一个捞财不救人的黄金龙，夺走了她的百宝箱，狠心地三篙将她打下水去！幸被渔夫江郎救起，送她投亲黄善婆家。

花烛之夜，劫后余生的白玉凤发觉新郎竟是谋财害命的仇人！只是在黄善婆的苦苦求情下，强忍怨气，带发修行，同黄金龙做了挂名夫妻。

恩兄江郎得知真情，劝玉凤鸣冤告状。她顾念婆婆慈悲、善良，不忍离去。哪知不幸之事接踵而来：江郎竟遭火焚，尸骨难寻；亲如姐妹的丫环茴香，又突然失踪……黄善婆一面安慰玉凤，一面派人修造善风亭，表彰江郎功德。一天，玉凤去祭奠江郎，与茴香不期而遇，终于真相大白，原来黄善婆是个口念弥陀、心似蛇蝎的伪善者。

这时，黄善婆善名远扬，朝廷赐匾嘉奖。恰逢她六十寿辰，正是“双喜临门”。寿堂上，白玉凤向前来送匾的御史冒死呈上冤状。御史明察秋毫，为她和江郎、茴香申冤昭雪。作恶多端的黄家母子，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此剧已由浙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越剧艺术片。

人 物 表

- 白玉凤 十九岁。
黄金龙 十九岁，黄善婆的儿子。
黄善婆 五十九岁。
江 郎 二十多岁，渔夫。
茴 香 十六岁，黄家丫环。
秋 花 十六岁，黄家丫环。
赵御史 五十多岁，皇上钦差。
知 县
钱善人
奴才黄富、黄贵
丫环使女、衙役

场 次

第一场	三	篙	第二场	结	拜
第三场	惊	婚	第四场	探	妹
第五场	放	火	第六场	祭	江
第七场	写	状	第八场	闹	寿

第一场 三 篙

〔江涛声伴随浑厚、苍凉的渔鼓声。

〔独唱声起：

相传那年七月中，
天崩地裂发山洪，
曹娥江上浊浪涌，
千里生灵一水冲！

〔幕启：曹娥江上，乌云翻滚，浊浪滔天，风浪中隐隐夹杂着灾民号泣、呼救之声。

〔独唱声继续：

江上浮尸岸上哭——
却有人，幸灾乐祸喜融融！

〔黄金龙撑篙驾舟上。

黄金龙 哈哈哈哈哈！

（唱）篙点飞舟笑颜开，
天灾给我送福来。
大水飘下满江宝，
黄金龙，明里救人暗捞财。
（打捞浮财，边舞边唱）

一日捞起三船货，

财源如水滚滚来。

兴冲冲，拨开浮尸四下看——

〔江上传来女子呼救声：“救命啊！”〕

黄金龙（回头张望，接唱）

波涛中，女子呼救哭哀哀。

别人死活我不管，

掉转船头快离开。

（撑船急下）

〔白玉凤怀抱百宝箱，顺水飘浮，随波旋转而上。〕

白玉凤（悲呼）救命啊！救命！……

〔波涛汹涌，黄金龙驾舟退回。〕

〔风旋浪转，白玉凤冲近小舟，伸手扳住船舷。〕

白玉凤（唱）扳住船舷哀哀告，

大哥呀！恳求你——

相救难女命一条。

黄金龙（唱）猛然见，红木小箱精又巧，

莫非里面藏珠宝？

〔黄金龙拉玉凤上船。〕

黄金龙（试探地）

（唱）姑娘呀！

你手抱木箱多累赘，
何不顺水将它抛？

白玉凤 （诚实地）

（唱）大哥呀！

此箱贵重藏百宝，
祖传凤钗白玉雕。
父母双亡留遗物，
岂肯轻易将它抛？

黄金龙 （窃喜）

（唱）果然是只百宝箱，
飞来横财乐得捞。

（双眼直盯百宝箱）

白玉凤 （惊魂未定，疑惑地）呀！

（唱）只见他，盯住宝箱不转睛，
怕只怕，见财眼红起歹心。

（哀求地）大哥啊！

可怜我，满门遇难遭不幸，
水中飘零剩孤身。
大哥若肯救我命，
今生恩情报不尽。

（带泪跪下，献上宝箱）

这一箱，金银珠宝全归你——
万望大哥发善心！

黄金龙 当真？

白玉凤 当真。

黄金龙 不会反悔？

白玉凤 决无反悔。

黄金龙 （旁白）不对，斩草不除根，逢春必发青；今日留下她，后患无穷尽……

白玉凤 大哥！……

黄金龙 （转身）好，我答应救你一命。（接过箱子，故作沉吟）只是人心难料。

白玉凤 大哥如若不信，我可对天盟誓。

黄金龙 好，那你就跪下发誓。

白玉凤 （信以为真，指天发誓）苍天在上！小女子愿将百宝箱赠与大哥，报答救命之恩，日后决无反悔，敬告天地神明……

黄金龙 （趁她不备，猛击三篙）下去！

白玉凤 （两次挣扎，一声惨叫，终于落水）啊！……
〔灯骤暗。

〔悲愤的独唱声起：

三篙恨啊恨悠悠，

可怜弱女命难留……

好江郎，飞舟划破千重浪，

狂涛中，奋不顾身将人救。

——幕 落

第二场 结 拜

〔幕启：曹娥江畔一渔户，竹篱茅舍江郎家。

〔江涛汹涌，暮色苍茫。

〔江郎背负白玉凤，进屋。

江 郎 （将白玉凤安放在竹榻上，轻声呼唤）姑娘，姑娘！

白玉凤 （昏迷不醒）……

江 郎 （焦急地）看这位姑娘，神志昏迷，落水受凉，最好有碗黄糖姜汤。唉！姑娘啊，姑娘！只恨我江郎太穷，咳，我还是到前村去借点黄糖和生姜来！

（生起灶火，出门急下）

白玉凤 （渐渐苏醒）

（唱）昏沉沉……神魂飘荡心胆惊，

惊涛骇浪犹在耳边鸣。

悠悠醒来灯照影，

月光如水透窗棂。

一条布被盖在身，

小小茅舍暖如春。

（挣扎起身，迷茫地）

此时情，此时景，

浑不知是死还是生。

生死朦胧心悲切，

孤零零，举目无亲欲断魂。……

〔江郎手捧糖、姜急上，推门而入。〕

白玉凤 （惊恐地）啊！

江 郎 姑娘果然苏醒，真是谢天谢地。

白玉凤 你，你是哪个？为何闯进门来？你、你快出去！

江 郎 （为难）这……姑娘，我叫江郎，打渔为生，是这里的主人呀！

白玉凤 那……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江 郎 姑娘！方才你在江中呼救，是我用渔船将你救回家来。

白玉凤 原来大哥是救命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江 郎 （忙扶住）哎！不敢，不敢。（拿起糖、姜，关心地）姑娘呀！你落水受凉，身子虚弱，我替你煎一碗黄糖姜汤，驱驱寒气。

白玉凤 （感动流泪）大哥，你真好哪！

江 郎 （浑厚地）姑娘呀！急难相救理应当，不用流泪谢江郎。

白玉凤 （闻言更悲，泪如雨下）同是江上陌路人，善恶清浊天地分。

江 郎 （诧异地）姑娘！此话怎讲？

白玉凤 （拭泪，悲切地）唉！怨深恨重，一言难尽。

江 郎 哦！（添柴拨火，端罐放姜）姑娘，你有什么冤苦，坐在一旁细讲。

白玉凤 大哥请听！

（唱）小女子，名叫白玉凤，

家住临江白家村。

洪水中，父母双亡沉江底，

玉凤我，随波逐浪任浮沉。

江面上，求救偏遇狠心贼，

狠心贼，只捞财货不救人。

一篙打我皮肉绽，

二篙打我痛彻心，

三篙将我打下水，

夺我宝箱害我命。

（伏身痛哭，泣不成声）

江 郎 （气愤万分）啊！

（唱）见死不救实可恨，

图财害命灭人伦。

姑娘呀！

你把他相貌身材告诉我，

我定要，为你除恶灭奸报仇恨！

白玉凤 （悲切地）唉！

（唱）恶人自有天报应，

不劳大哥将他寻。
更何况恶人心肠狠，
怕只怕，见恶难除连累大哥我怎安心？
悲切切埋下心头恨，
但愿得，今生今世永远不见这个狠心人！

江 郎 （摇头叹息）唉！姑娘，你真是……（闻到姜味）哎！姜汤好了，（舀出姜汤）姑娘你吃吧！

白玉凤 （感激地接过）……

江 郎 姑娘！
（唱）大难不死莫伤心，
但不知，有无亲友可投奔？

白玉凤 大哥呀！
（唱）曾记得，娘家有个姨表亲，
世代为官在京城；
千里迢迢往来少，
只怕一时难找寻。

江 郎 哦，那你在这三北一带，可有近亲？

白玉凤 这……（羞涩地）大哥呀！
（唱）父母在世曾把亲事订，
夫家就在余姚城。
公公早已过世去，
黄善婆是我婆母亲。

听说她，长年吃素拜观音，

方圆百里有善名。

江 郎 （寻思）黄——善——婆？哦，我记起来了！

（唱）提起余姚黄善婆，

菩萨心肠有名声。

谁不知，她夏施凉茶冬施粥，

修桥铺路造凉亭。

三年前，她买过我一条红鲤鱼，

送到那，观音潭里去放生，

住处依稀还记得，

官家弄里老墙门。

白玉凤 （一展愁眉）

（唱）落难碰到热心人，

投亲有靠宽几分。

大哥呀！

劳你进城去报信——

江 郎 （爽快地）好！

（唱）江郎拔脚便出门。

白玉凤 大哥，你到哪里去？

江 郎 到余姚城里给你婆家去报信呀！

白玉凤 天色未明，何必太着急！（昏眩）呀！……

江 郎 （扶住）姑娘，你先在我家养伤吧！

白玉凤 怎好打扰大哥。

江 郎 姑娘啊！渔家穷户，虽无山珍海味，粗菜淡饭总是有得吃的。你在这里好好养伤，我譬如多了一个妹妹！

白玉凤 （一言提醒）“妹妹”？如此说来，你是我的哥哥了。

江 郎 啊？！咳！姑娘你要想的明白，我可是个江上撒鱼网，家无隔宿粮的穷哥哥呀！

白玉凤 大哥虽穷，品格高洁，玉风我宁要清白穷哥哥，不羨浑浊富亲戚。

江 郎 （感慨地）嗨！想我江郎，自幼父母双亡，上无兄姐，下无弟妹，无亲无邻，孤苦伶仃，有你这样一个妹妹，今后就不愁孤单了。

白玉凤 （喜悦地）如此哥哥在上，请受小妹一拜！
〔白玉凤盈盈下拜，江郎连忙搀扶……

——灯 暗

第三场 惊 婚

〔半月之后。

〔二道幕外。黄府门前。

〔热闹、喜庆的鼓乐声自近而远。

〔小茴香雀跃地奔向幕侧。

小茴香 (唱)花轿抬进黄家门，
丫环使女忙不停。
三亲六眷都到齐，
独缺娘家送亲人。
茴香我，奉命来接舅老爷，
你看他——

落在人后慢吞吞，好象还怕难为情！

(喊着)舅老爷来罗！舅老爷来罗！（向前招手）舅老爷，你快来呀！花轿已经进门，马上就要拜堂了！

〔江郎穿一件新布衣衫兴高采烈地上。〕

江 郎 小茴香，厅堂里热热闹闹，客人不少吧？

小茴香 唔，满桌善人，满堂亲戚，连知县大老爷都亲自上门来贺喜了，独缺你舅老爷啦！

江 郎 哎，茴香！想我江郎乃是打渔之人，千万不要旧老爷、新老爷的，你这样叫我，我可担当不起啊！

小茴香 (笑着)怎会担当不起？你是新娘子的救命恩兄，少奶奶独一无二的娘家人，今天来吃喜酒，还要请你坐上横头呢！

江 郎 好了，好了。其实我和你小茴香一样，苦竹苦笋一条根，同是天下可怜人哪！

小茴香 (触动地)同是天下可怜人！……